

城市印象

记忆里，捞起昆明的旧影

■赵利辉

昆明城并不很大——如果你是1995年去的昆明，又是一个人满怀心事在异乡的话。

昆明是一座有山有湖的省会城市。山名五华山，土色深碧，山势挺拔秀丽；湖名九龙池，波涌时，水底似有龙吟。白日登顶远眺，左山右湖，城外的田畴一望无际。晚间倘仍事勾留，俯瞰全城，万家灯火，历历在目。

这样的城，怎不叫人留恋呢？何况还有一所“美人居”。出昆明小东门，东北行约十五里，便看见一座小山，俗名鹦鹉山。拾级而上，林木掩映处藏着一座古旧金殿，这便是明末清初美人陈圆圆的终老之地。阳光照耀下，宝顶依然闪着些许金光，但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，还是凸显了它的暗淡。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”，遥想当年，金殿必定是更加美轮美奂、精巧绝伦的，可惜数百年后，成了这般衰朽模样。听说大梁上偶有黑蛇掉下，半夜里会有狐狸来偷食祭品。拂拭一把铜柱上的灰尘，谁人不叹“温柔乡是英雄冢”呢？

昆明海拔高，气候按说是寒冷的。然而天地造化，横断山脉阻住了北方的寒流，印度洋的暖流，从南边缓缓注入，使得这座高原之城既无寒冬亦无酷暑，四季如春。腊月里，仍见群芳吐艳，绿草漫到天边，尽头是低矮的云树。市民都喜爱园艺，种花的风气很盛，故而有“花都”的雅号。百花中，以茶花最著。我犹记得圆通禅寺内有一株花树，高过丈许，径大至

二三尺。花开时，总归有千余朵，望去繁花似锦。花香四溢，不欲闻而闻，香客和老僧鼻翼翕动，心向美好。但茶花温静，并不似招摇的桃花，只是默默开放、默默散香。昆明的茶花，会一直开到冬天。那时，蜜蜂和蝴蝶都已“香消玉殒”，老僧后来亦圆寂在了花下。

还是1995年的昆明，冬天，我借住在一个养蜂老人的窝棚里。老人本是外地人，喜逐花而居，来到昆明就不走了。“那自然是因为那些开不败的茶花。”我心里想。老人沉默寡言，常抱着一根粗长的竹制水烟筒；有时候点燃吸旺了，递给我，说：“来两口吧。”我忙摆手，他就

硬塞到我怀里：“呛呛，心里就好过了。”我仍旧不理，走开了去，继续搬弄着老人的蜂箱，心想这个“老烟枪”总拿我当田洞里的鼯鼠熏，怕是想撵我走吧。后来我决定悄悄搬到昆阳镇去，看看五百里滇池，散散心。

大约云贵高原的气流缓急不定，昆明的云因此变幻莫测。有时候，晴空万里，空中只浮现一朵纤尘不染的白莲；有时候，连绵不绝，镶着金边的云层在高天上翻滚。有时云轻如棉，有时又重似冰山巨石。偶尔漂来一座神话般的城堡，圆柱上精雕细刻；花园里，飞禽走兽，应有尽有，叫人疑心那是王母的宫殿。但天上的景致总不

能长久仰望，人的脖颈禁不住酸痛。我低头看见滇池的湖光水色，也随着天上云彩的舒展而变幻无穷。水的颜色，有时是蔚蓝透明的，有时是墨绿或绯红，那定是天上的彩云掉水里染的。平望滇池，总觉得远处高，近处低，那些来往于昆阳镇和昆明市区的白帆机船，像是一支支风筝在天空飘移。这种水天一色的画面，不曾身临其境的人，只能从诗句里去寻：“茫茫五百里，不辨云与水。飘然一叶舟，如在天空里。”这样的诗固然描摹有加，却少叙了滇池上一种人间的精灵——那便是漫天飞舞的红嘴鸥。它们总想和你亲近，落在你的肩头，

啾啾啾，如同情人的私语。

我终是割舍不下和那个养蜂老人的情谊，回去看望了他。他对我的不辞而别并没有生气，见我又出现时反而兴致很高，带我一起去散步。早上白雾成团，我们钻进一片竹林里。太阳升到半空时候，从竹叶的缝隙，我看见一对尾巴很长的苦楝鸟儿站在竹枝上啼鸣。阳光照在它们的羽毛上，光彩四射，鲜艳美丽。不一会，林子里又响起了其他鸟儿的叫声，我忙又试图循声而观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些鸟儿的身影。慢慢地，鸟鸣声越来越大、越来越杂，我和老人也被淹没其中了。

夜里，下起了雨，我睡在窝棚里。和着雨声，老人很诚恳地、慢悠悠地对我说：“人这辈子不管遇到什么坎，心都不能被别上，如果被别上了，找个地方把障碍拔拉走，把心捋顺。你想想白天听的那些鸟叫，不同的鸟有不同的叫声，但不能不叫，活着得痛快、敞亮。你到底要回去的，那些花和云朵，看看就行了。”老人点燃水烟筒，吸旺了递给我：“来两口，呛呛，心里就好过了。”我接过水烟筒，学着吸起来，呛得眼泪止不住流。

我年轻时多起愁绪，常独自去远行。其实也是受了沈从文名句的影响——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而如今再提起昆明，我能记起的，唯有开不败的茶花、天上和滇池的流云，以及一位直率善良的养蜂老人。



黄昏水上行

李海波摄

闲思随笔

■张一涵

我向往回到古代，可并不想像部分年轻人所期待的那样，上演一出才子佳人的爱情戏码。我只希望做渡口旁的一棵柳树，一枝一别离，一叶一相思。

在千百年前的渡口，我见证了太多惹人落泪的离别场面，有情侣执手相看依依惜别的泪眼，有骨肉至亲分离的无奈与不舍，也有朋友一去万里、此生恐难再见的哀愁……起初我还会为他们难过，但后来见多了，我就哭不出来了，否则这柳叶的颜色都要被我的眼泪晕淡许多。当然，离别也并非都是伤感的——有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带着仗剑走天涯的英雄梦决然离去，也有书生十年寒窗，终于得了个好前程，几个要好

的朋友在岸边畅饮，为他践行。不管是哪种离别，人们总喜欢折去我的枝叶，让它随着思念与离人一同远去。起初我还很生气，可谁让我慷慨大方呢，久而久之就不再计较了。毕竟我的枝叶来年还会长出来，而从这里离去的人却不一定还会再回来了。

我见过一对兄弟，他们从小生活在一起，亲密无间。后来他们才华出众，分别到不同的地方任职，造福一方百姓。他们互相牵挂着对方，常有书信往来，以慰思念之情。在黑暗的政治斗争中，他们互相扶持，甚至以性命保护对方。可惜，最后哥哥还是因为触怒了权贵，被贬远地。弟弟含泪作诗送别兄长，诗中不乏此生恐难再见的悲痛。不料，竟一语

成讖。哥哥虽然最终离开了贬谪地，但到生命终结也未能见到弟弟一面。他们是骨肉至亲，更是彼此最好的知己。这样的生离死别，让人心痛不已，但也造就了一段感人至深、千古传颂的佳话。

不过，人世间本就如此，有离别，也有团聚。有好些长期在外任职、为黎民百姓奔波劳碌的官员，难得回趟家，连下船都急匆匆的，有时还笨拙地弄湿了自己的鞋袜。但是看到他们与前来相迎的家人、爱人团聚时，我便停止取笑，真心地祝福他们。匆匆的相聚之后，他们又要面对新的离别。这团聚只是对亲人和自己短暂的慰藉。人世间，谁知道哪次分离就会成为永别呢？我记得有一个爱穿红衣的姑娘也是我这棵柳树下离

别故事的女主角。她看似自强不息，经营着渡口边的一家小旅店，可除了我之外，没人知道她私下独自抹过多少眼泪。她以旅店为依靠，天天盼着她的心上人，日日夜夜盼着……终于有一天，她的心上人回来了，隔着水面，老远就开始喊她的名字。姑娘见了他又笑又哭又骂，直到少年拿出离别时姑娘为他编织的柳条，送上江南开得正好的桃花，姑娘这才扑哧一笑引他进店，互诉衷肠。

看遍悲欢离合，我终觉有些疲惫。见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后，人们团聚和再会的喜悦成为了我快乐的源泉。于是我的梦醒了，回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命轮回，演绎着人生的悲欢离合、生离死别。

这世上的每个人都经历过

多种离别之苦，只不过有的苦没有那么深，可以随着时光慢慢淡去；有的苦却会慢慢演化成痛，就那样深深地刻在人的心上。生命的逝去总是让人心痛的。在灾难中突然逝去的人，甚至没有跟亲朋好友道别的机会，就这样满怀遗憾地离开了。而面对灾难，每一个奋不顾身的身影背后都有一个惹人落泪的离别故事。这离别的背后，是不舍、是支持、是祈祷、是祝福。千百年来，离别的故事随着世事变迁不断上演，而不变的是人们那颗渴望团圆的心。

对这个世界深情的人总会重视每一次离别和欢聚，因为这就是最珍贵的人生经历，更是延续了数百上千年的人间故事。我愿做渡口旁的一棵柳，见证离别，见证相思，更见证团圆。

愿做渡口一棵柳